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正傳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沈 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正傳卷二十五

明 湛若水 撰

襄公

名午成公妾定姒之子四歲即位在三十二年

簡王十

元年

晉悼公周元年齊靈十年衛獻五年蔡景二十一年鄭成十三年曹成六年陳成二十

七年杞桓六十五年宋平四年秦景五年楚共十九年吳壽夢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正傳曰書春王正月公即位正統也即位者君道之

始也所以正始也

仲孫茂會晉樂厲宗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圍宋彭城

正傳曰書會諸侯之兵圍宋彭城著禦叛攘夷之義也楚強以兵納魚石于彭城欲據彭城以自固非楚以其地封之也彭城故宋地故曰宋彭城圍宋彭城以討宋叛臣也左氏以為彭城非宋地追書也公羊以為楚取彭城以封魚石者皆非也胡氏曰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

圍宗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
三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宗楚不得取之宗魚石不得
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
守謹王度也愚謂胡氏謂彭城繫之宗楚不得取之
宗魚石不得受之楚是也但此皆當時史之舊文非
仲尼筆之也當時之史豈無如董狐南史之良者乎
審如胡氏之言則與孟子之說異矣故劉氏曰春秋
故史也有所不革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

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愚謂謂之竊者如竊
比老彭之竊不敢顯然之謂也況革乎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
次于郟

正傳曰郟鄭地書晉韓厥帥師伐鄭列國之師次于
郟討背夏也左氏曰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
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
次于郟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郟之師侵楚焦夷及

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愚謂以天下諸侯與
晉相為犄角以討鄭之叛夏其名義正矣故春秋詳
書而深與之胡氏曰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
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諸侯次于鄆
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
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
不貳也棄王國從荆蠻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
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

之不言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正傳曰書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著猾夏之師也左氏曰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夫丘汪氏曰楚憤宋之復彭城且欲援鄭而退諸侯之師故復釋憾於宋愚謂楚以彭城之故侵宋是憤兵也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其楚之謂乎故春秋惡之

九月辛酉天王崩

正傳曰天王簡王也書天王崩志天下之大變也天下如喪考妣諸侯有奔喪之禮焉故史因來赴而書之

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

正傳曰書邾子來朝冬衛晉使來聘則失禮之非自見矣左氏以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總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非也夫天王之崩已赴大小之國乃不聞有奔喪于京師者而且小國大國

盛修朝聘其無君滅天甚矣故聖人書之以繼於天
王崩之下所以誅列國之罪以厲天下意亦至矣胡
氏曰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
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晉侯方來
脩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而
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滕定公薨世子定為三年喪
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
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

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

靈王二年晉悼二年齊靈十一年衛獻六年蔡景二十一年鄭成十四年卒魯成七年陳成二十八

年祀桓六十六年宗平五年秦景六年楚共二十年吳壽夢十五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正傳曰書春王正月葬簡王志葬之非禮也禮天子

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簡王五月而葬非禮矣

鄭師伐宋

正傳曰書鄭師伐宋則鄭從夷之罪自見矣左氏曰

春鄭師侵宋楚令也愚謂鄭以中國從楚之令以伐中國帝王之裔其罪大矣故春秋惡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正傳曰姜氏襄公嫡母也書庚寅夫人姜氏薨志君母之大故也姜氏成公之嫡夫人書薨禮也國中臣民如喪妣焉春秋書此與四年七月書夫人姒氏薨其文同也然而聖人竊取之義一與一刺大有不同矣而先儒謂春秋為聖人之筆一字之間有美刺不

同焉可乎左氏曰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

正傳曰踰鄭伯名書庚辰鄭伯踰卒志大故也而鄭伯平生之惡可考矣左氏曰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

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惟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踰卒愚謂觀左傳所言則鄭伯至死而不肯背楚以息肩於晉其亦異乎人之性矣所謂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鄭伯臨死其言不善豈人之性乎夫以鄭伯不念祖宗之德華夏之裔棄王國之盟以從荆蠻力行其惡而不悛至死猶無悔悟之心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悲夫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正傳曰書晉宋衛侵鄭譏伐喪也夫諸侯有相恤之義鄭伯踰卒未踰月而三國侵之失禮害義之大者也左氏曰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愚謂子駟之言蓋謂鄭伯臨終之命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正傳曰仲孫蔑會晉宋衛曹邾于戚著其會之非也

左氏曰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徧
鄭知武子曰善鄆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
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瑩將
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
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愚謂諸侯邦交之禮朝聘會同所以脩好今六國之
會乃以謀鄭為事可謂善會乎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正傳曰書葬我小君齊姜志國之大事也左氏曰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徧之

叔孫豹如宋

正傳曰書叔孫豹如宋志禮也左氏曰穆叔聘於宋通嗣君也夫國君嗣位而使大夫通聘問焉可謂得禮矣故春秋善之

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正傳曰虎牢鄭之制邑也書十國之大夫會于戚遂城虎牢志禦侮之義也左氏曰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愚謂鄭援楚屢為中國之患城虎牢鄭失所據矣公羊以為虎牢不言取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伐喪者非也十國但城虎牢以禦鄭之猾夏而未嘗取之也以王國合諸侯以擯荆蠻仗大義者不計

小節聖人斯與之而已矣○程子曰設險所以守國
也有虎牢之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責其不能有
也胡氏曰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臯今為汜
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
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
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
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
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

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
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
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
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
繫於鄭程氏以為責鄭之不能有也其聖人以待衰
世之意小康之事邪愚謂二子之言皆泥於文義而
不知經之大指矣經之大指不過紀城虎牢見諸侯

同禦鄭抑楚之義耳豈論鄭之能守與不能守而遂以不繫於鄭以取義哉且十年冬又書戍鄭虎牢者復何謂乎可類觀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正傳曰書楚殺其大夫公子申則擅殺之罪自見矣左氏曰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外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愚謂禁曰無專殺大夫申多受外國之賂是申誠可殺也

然必以告於天子歸之司寇而殺之可也又云以偏
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是子重子辛畏其偏已使國人
殺之耳夫聽楚人之殺其大夫而楚君不能禁亦不
之問則楚之不競亦可知矣

靈王三年

晉悼三年齊靈十二年衛獻七年秦景二十二年鄭僖公髡頑元年曹成八年陳成二十

九年杞桓六十七年宋平六年秦景七年楚共二十一年吳壽夢十六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正傳曰書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者貪憤之兵也左

氏曰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
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
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
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
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此
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愚謂兵凶器也用
之不以其道未有不反自傷者也故貪人者自殘憤
人者自債觀於左傳嬰齊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

于衡山使鄧廖侵吳此非貪憤之兵乎宜乎子重之
喪師喪心以死也

公如晉

正傳曰書公如晉志失禮也左氏曰始朝也高氏曰
童子侯不朝王蓋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
同列乎觀此可以見朝晉之非矣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正傳曰書公及晉侯盟于長檮則非禮之禮可考見

矣左氏曰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愚謂以禮天子之禮禮同列非所謂非禮之禮乎孟獻子之對不知惟禮之守足以自安而惟利之圖孟獻子亦不得為賢大夫矣

公至自晉

正傳曰書公至自晉謹君之出入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正傳曰單子為王卿士書同盟于雞澤志修好也而
非禮自見矣夫以諸侯同盟修好禮也以王人下會
盟于諸侯非禮也左氏曰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
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
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
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

形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愚謂此為鄭服而與王人諸侯修好息兵安民則未有不善然單子以王人下盟則失天王之尊矣春秋書之雖以取彼善於此亦以憾王道之陵夷也歟○程子曰楚強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胡傳曰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

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翟泉會王人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

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博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陳侯使袁僑如會

正傳曰書陳侯使袁僑如會善歸會也穀梁曰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左氏曰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

于諸侯愚謂由是觀之則袞僑之如會非正會也蓋不堪於楚之侵而欲如會以求成耳其意則善矣故春秋與之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袞僑盟

正傳曰書叔孫豹及諸侯大夫及袞僑盟罪私盟也左氏曰陳請服也愚謂諸侯大夫以陳袞僑之來服既已受命於諸侯而又私與之盟是二政也春秋直書之而其罪自見矣善乎穀梁子曰諸侯以為可與

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政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

秋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謹君之出入也

冬晉荀瑩帥師伐許

正傳曰書晉荀瑩伐許見可伐也非所伐也左氏曰許靈公事楚不會於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夫

許背華事夷誠有罪矣然晉不以王命而伐之猶為擅興之師與許一間耳

靈王

四年

晉悼四年齊靈十三年衛獻八年蔡景二十三年鄭僖二年曹成九年陳成三十年卒杞

桓六十八年宋平七年秦景八年

楚共二十二年吳壽夢十七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正傳曰午陳侯名胡氏論諱名不諱名之義止可諱之於交際之時一時之事也若春秋垂訓之書萬世之事也其可以諱乎書陳侯午卒志與國之大故也

諸侯卒則相赴以其有相弔賻相恤之義焉左氏曰
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
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
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
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
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
也

夏叔孫豹如晉

正傳曰書叔孫豹如晉著禮也夫禮尚往來惟其稱而已矣左氏曰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非所謂往來而稱者乎又按左傳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

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愚謂觀此可謂得禮也已

秋七月戊子夫人如氏薨

正傳曰如氏成公妾襄公母如犯姓書夫人如氏薨志君母之大故也而禮之得失自見矣如氏妾也就以子貴無乃為貴妾耳而稱夫人書薨以妾僭嫡非

禮矣臣民僭稱之國史因其故而書之聖人因史文而不改而其非禮自見矣左氏曰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已樹六櫬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畧匠慶用蒲圃之櫬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愚謂據此則姒氏以妾不殯于廟及觀季孫之意蓋謂妾不可以僭嫡故曰畧之耳於禮

未失也又觀匠慶以為小君之喪云云則襄公違禮
尊其母季孫不得違之故史以夫人之禮書薨耳先
儒皆謂春秋是聖人之筆豈聖人有此越禮之書哉
其說可不攻自破矣又可以此例觀其他矣

葬陳成公

正傳曰書葬陳成公志時也有同盟皆至之禮焉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正傳曰定姒氏諡書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志君

母之大事也則不時違禮之非自見矣高氏曰死纔二十三日耳前書夫人此書小君則以國君之嫡禮喪葬之矣

冬公如晉

正傳曰書公如晉則非禮之行自見矣左氏曰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

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愚謂按此則棄喪屈已之罪大矣夫襄公喪母至是纔三四月耳而棄喪以朝晉為忘哀非孝也以魯與晉敵國同列耳而曰如晉聽政又請郟焉為辱已非仁也襄公一行而有二失焉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君子慎動

陳人圍頓

正傳曰頓小國書陳人圍頓著陵弱憤怒之兵也左氏曰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靈王五年晉悼五年齊靈十四年衛獻九年蔡景二十四年鄭僖三年曹成十年陳哀公溺元年祀

桓六十九年宋平八年秦景九年
楚共二十三年吳壽夢十八年

春公至自晉

正傳曰書公至自晉謹君之出入也而公取辱於晉之道不朝正於廟之失並見矣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正傳曰書鄭伯使公子發來聘與其悔過之善也左氏曰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背華從楚久矣今

來聘通嗣君得中國邦交之禮故聖人書以善之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正傳曰書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著非禮也左氏曰
穆叔覲鄆太子于晉以成屬鄆書曰叔孫豹鄆太子
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愚謂先王疆理天下分封
大小諸國所以固封守親隣國而尊天子也使其後
世子孫各守其社稷宗廟以輯其人民今魯以鄆之
弱小不能自立屢困於鄭楚不知相恤濟弱扶傾之

義乃又假晉之強而請屬之穆叔又覲鄆世子于晉以成屬焉其如先王分封社稷以奉天子之制何非禮甚矣故春秋直書而竊取之義自見矣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正傳曰善道吳地書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著會之非禮也左氏曰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衛魯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

道愚謂聖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也然於華夷之辨甚嚴非外二之也其禮分則然也所以正冠履而防外侮也以中國與夷狄會盟華夷之辨已混矣聖人之心不欲絕物來則受之可也乃使二大夫往會于彼境則非禮矣故張氏曰悼公初立其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志於親中國辭請雞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悼公告以會期而聽其自來足矣至使魯衛往會之則是以王國大邦而為吳子屈此二大

夫會吳之所以書也是矣

秋大雩

正傳曰大雩者祭天禱雨天子之祭也周之秋夏之五六七月正農人憂旱之時也左氏曰旱也是魯因旱而舉大雩聖人因史而書之其僭禮之罪自見矣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正傳曰壬夫楚令尹子辛名書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則專殺之罪自見矣葵丘之誓曰無專殺大夫楚

專殺壬夫是犯禁矣左氏曰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愚謂壬夫以貪敗政而遠人叛之可殺也然不以請於天子歸之司寇而殺之是乃專殺自干先王之誅矣故春秋書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光吳人鄩人于戚

正傳曰書公會晉宋陳衛鄭曹莒邾滕薛齊吳鄩之諸侯世子大夫于戚善其會也善拒楚也左氏曰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鄩為不利使鄩大夫聽命于會愚謂戍陳所以拒楚也拒楚善矣然援吳以入中國則恐有勾賊破家之患焉聖人於春秋皆書之其竊取之義見矣程子曰吳來會非為主也胡氏又謂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

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則泥矣

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謹君之出入也

冬戍陳

正傳曰戍者以兵守之也公羊曰孰戍之諸侯戍之
故言魯則諸侯之戍可知矣何以書戍陳程子曰非
王命而勤民遠戍罪也而善於戍陳何哉蓋陳附中
國而楚爭之則戍之者在於助陳而距楚與之可也

愚謂斯義得之矣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正傳曰書楚伐陳諸侯救陳善之也善拒楚也攘楚以尊周也左氏曰楚子囊公子貞為令尹范宣子士匄曰

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徃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成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

以救之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正傳曰書公至自救陳謹君之出入也穀梁曰善救陳也

卒未季孫行父卒

正傳曰稱名不稱大夫無他義然則以稱官不稱官觀春秋則不足以明春秋矣書卒未季孫行父卒則其平生之善可知矣左氏曰季文子卒大夫入斂

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
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愚謂由是觀
之則平生之善豈不可見乎

靈王

六年

晉悼六年齊靈十五年衛獻十年蔡景二十五年鄭僖四年曹成十一年陳哀二年杞桓

七十年卒宗平九年秦景十年
楚共二十四年吳壽夢十九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正傳曰姑容杞伯名諡桓公書杞伯姑容卒志同盟

之大故也左氏曰春祀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夏宋華弱來奔

正傳曰華弱宋大夫書宋華弱來奔憫奔者而罪夫
奔之者也左氏曰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
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
而楛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
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
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

初愚謂弱不能以禮自保守先人之遺而至於出奔
子蕩以忿嫉而拮之平公因而逐之使奔他國是子
蕩之忌嫉平公之輕棄大夫而弱之奔亦不能無罪
焉然而猶在所可憫者也春秋書之之意可見矣

秋葬杞桓公

正傳曰書葬杞桓公以來赴而志之著諸侯有同盟
皆至之禮焉

滕子來朝

正傳曰書滕子來朝志邦交之禮也左氏曰秋滕成
公來朝始朝公也愚謂諸侯初立同列有相朝之禮
滕子來朝可謂得禮矣

莒人滅鄆

正傳曰書莒人滅鄆誅貪暴也而聖人與滅繼絕之
情見矣左氏曰鄆恃賂也是矣蓋鄆恃賂而不修備
故莒得而滅之穀梁以為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
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胡氏又謂公羊亦云莒女有

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或曰鄆取莒公子為後
愚謂皆非也按左傳襄公四年冬公如晉孟獻子相
請屬鄆晉許之五年夏叔孫豹覲鄆世子巫于晉以
成屬鄆其年秋九月公會十三國諸侯大夫于戚鄆
人又與焉左氏以為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
聽命於會則魯復又不屬鄆矣故至是莒人取之至
昭四年九月書魯取鄆左氏謂莒亂著丘公立不撫
鄆鄆叛而來則莒人襄六年滅鄆以為邑乃其實事

明矣至昭四年鄆人乃叛而來魯魯取之也自經書
九月取鄆之後鄆再不書於經不與於會盟則到彼
時為魯所取焉耳況此經書滅在於六年之秋明有
其時豈有世子巫已如晉又謂立異姓取莒公子為
後而始於此時耶諸儒之說皆誤矣

冬叔孫豹如邾

正傳曰書冬叔孫豹如邾善其如也左氏曰冬穆叔
如邾聘且修平恩謂聘而修平者聖人之所善也故

春秋書之其亦與人為善之意乎

季孫宿如晉

正傳曰宿行父之子始嗣立為大夫據左氏謂晉人以郕滅來討故宿如晉此季孫宿如晉之由也蓋魯前既以屬郕告晉至是聽莒滅之故晉人來討若曰爾屬郕何以聽郕之見滅也然宿以父喪未周非有國家金革之事而遽如晉則其如之非禮可見矣此春秋所以書之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正傳曰書齊侯滅萊則貪殘之兵可見矣左氏曰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入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於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滅之遷萊于邠高厚崔杼定其

田愚謂以大事小國君之仁也興滅國繼絕世先王之政也齊侯恃其强大逞其憤而滅小國非仁矣絕滅人之社稷宗廟定其田焉其悖先王興滅繼絕之道矣何以令天下乎

靈王

七年

晉悼七年齊靈十六年衛獻十一年蔡景二

六年

十六年鄭僖五年卒曹成十二年陳哀三年

杞孝公句元年宋平十年秦景十一年楚共二十五年吳壽夢二十年

春郊子來朝

正傳曰書郊子來朝志邦交之禮也左氏以為始朝

公也蓋公即位至是七年矣而始朝者以為慢然而雖加一日猶愈於已也故春秋書之高氏曰郊少皞氏之後也前世聖賢之後所封之國皆逼近四夷先王之意非特以蕃王室蓋用夏變夷也後世子孫往往多變於夷者反漸其習俗然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正傳曰周夏四月即夏之春二月此郊乃祈穀之祀也書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見非禮之中又非

禮也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左氏曰孟獻子曰吾乃
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
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愚謂
古者冬至日郊天迎陽至故不卜郊此卜郊乃祈穀
左氏穀梁二傳乃謂不時既耕卜郊皆誤也魯之郊
非禮矣以四陽而郊非其時又非禮矣故春秋以非
時書而非禮之祀自見矣

小邾子來朝

正傳曰書小邾子來朝志邦交之禮也左氏曰小邾
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愚謂小邾以襄公即位而來
朝得朝聘之正禮也

城費

正傳曰城者築城也費季氏邑也書城費志非禮也
孔子曰大夫無百雉之城而季氏城費又以夏役奪
民時二者皆非禮之甚矣左氏曰南遺為費宰叔仲
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

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胡氏曰夫文子相三君無
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
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
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
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
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
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
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

正傳曰書季孫宿如衛志其如之禮也左氏曰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愚謂春秋之如有不同有謀人而如者有貪利而如者非聖人之所與也至於報聘而辭緩則有睦鄰修好之道故春秋書而與之

八月螽

正傳曰書螽志災也聖人重民食之情見矣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正傳曰書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及林父盟禮也而非禮並見矣夫聘者諸侯邦交之禮使大夫禮也因而使盟非禮也故春秋並書而其似禮而非禮見矣左氏曰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

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正傳曰書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志蠻夷之猾夏也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

鄆

正傳曰書公會諸侯于鄆善其會也左氏曰楚子囊

公子貞也圍陳會于鄆以救之愚謂會諸侯救陳以擯楚

尊夏攘夷善之大者也故春秋與之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午卒于郟

正傳曰郟鄭地書鄭伯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郟志變也憫其遷善之念也夫鄭伯如會棄楚以救陳逃夷以歸華一念悔過遷善之正也而遽卒焉聖人之所憫也故書之春秋左氏曰鄭僖公之為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

止之及將會于鄒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
諫殺之及鄒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
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愚謂事雖未可考信而春
秋之書皆史氏據赴而書者而聖人竊取之義則不
係乎此亦不足深論也○胡氏曰按鄭僖公三傳皆
以為弑而春秋書卒者左氏則曰以瘡疾赴也公羊
則曰為中國諱也穀梁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
國之君也夫弑而可以偽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

臣賊子免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然則弑而書卒二傳以為為中國諱不使荆蠻之民加鄭國之君疑得聖人之意顧習其說者未之察耳夫弑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見弑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宋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于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奚齊則以嬖孽而國人不之君吳

餘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荆蠻者苗粵之與鄰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鄆則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近苗粵為荆蠻之民也以鄭國之君而見弑於荆蠻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

志也諸侯卒于境內不地鄆鄭邑也其曰卒于鄆見其弒而隱之也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愚謂諸侯卒于境內不地此所謂義例不知此孔子為之耶抑後儒為之耶拘聖經所無之例昧聖人竊取之義皆此之類為之蔽也吾敢謂孟子之後無善治春秋者

陳侯逃歸

正傳曰書陳侯逃歸則陳侯之罪自見矣左氏曰陳

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
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
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愚謂諸侯之會凡以救陳也陳侯既無預防之策又
背其信義以逃歸其何以自立乎胡氏曰穀梁子曰
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陳今楚令
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
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于諸侯謀禦敵

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愚謂逃義曰逃之說非也逃則非義矣

靈王八年

晉悼八年齊靈十七年衛獻十二年蔡景二

十七年

鄭簡公嘉元年曹成十三年陳哀四

年祀孝二年宋平十一年秦景十二年楚共二十六年吳壽夢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正傳曰書公如晉見其如之過禮也左氏曰春公如
晉朝且聽朝聘之數夫襄公立八年而三朝于晉過
於五年一朝天子之禮矣至是又朝以聽朝聘之數
焉宛若諸侯聽命于天子者此魯所以日卑也惜哉
夏葬鄭僖公

正傳曰書葬鄭僖公志鄰國之大事也公羊曰賊未
討何以書葬為中國諱也愚謂當是鄭以病卒赴未
嘗以賊也故春秋因其赴而書之耳若以賊弑赴則

春秋當直書之以為天下後世戒何必為中國諱哉
若云賊未討不葬乃彼國事也何與於魯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變

正傳曰書鄭人侵蔡獲蔡公子變則罪不義也左氏
曰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變鄭人皆
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
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
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

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愚謂記曰國必
自伐然後人伐之故侵人者人亦侵之矣伐人者人
亦伐之矣子產有至言而鄭之君臣不之知從多行
不義鮮不反自及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止傳曰書季孫宿與諸侯之大夫會晉侯鄭伯于邢
丘志非禮也左氏曰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
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

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
書尊晉侯也愚謂據左氏此言則使諸侯之大夫聽
命朝聘之數使若以臣承命於君然未為不可然而
非禮也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晉以諸侯之霸而
專制天子之命是禮樂自諸侯出矣故曰非禮也使
晉侯知禮則必請天子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及諸
侯聘問之禮使禮樂自天子出則為得禮之正矣惜
乎其不知出此也○胡氏曰蘇轍曰晉悼公脩文襄

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
稱人衆辭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
以爲大夫稱人貶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
立政立事夫不自爲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
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
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
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
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

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
見魯之失政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愚
謂禮樂自天子出是則然矣至於稱人非貶也以諸
大夫聽命於晉晉君屬也以臣承君順也何足貶若
以諸侯聽命則以同列承命同列如奉天子然乃大
不可耳

公至自晉

正傳曰書公至自晉謹君之出入也

莒人伐我東鄙

正傳曰書莒人伐我東鄙志警也罪小國之陵大也

秋九月大雩

正傳曰周之秋九月即夏七月也左氏曰旱也記曰
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以旱而雩春秋書之而非
禮見矣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正傳曰書楚公子貞帥師伐鄭則伐之者與致伐者

其罪並見矣左氏曰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驍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

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驂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敬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變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民知窮困而受盟

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
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
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
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愚謂觀此則楚之伐
鄭固為非義而鄭不自守而伐蔡亦有以召之也及
楚兵壓境又背晉以與楚平是又以召晉兵之至也
前不聽子產之言後又不聽子展之言以至於此也
胡氏曰齊宣王問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唯

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小
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強
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
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荆
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于蔡獲公子變無
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
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
產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

公子變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晉侯使士匄來聘

正傳曰書晉侯使士匄來聘志邦交也往來之禮也左氏曰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于草

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
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後我先
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為子孫藏勺
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愚謂
公先如晉而晉侯使士匄來聘拜辱可謂一往一來
禮無不報者矣及告伐鄭賦詩相求而應命如響
其於邦交之儀得其正矣故君子以為知禮春秋與
之

靈王九年晉悼九年齊靈十八年衛獻十三年蔡景二

八年十八年鄭簡二年曹成十四年陳哀五年杞

孝三年宋平十二年秦景十三年

楚共二十七年吳壽夢二十二年

春宋災

正傳曰書宋災志相恤之義也左氏曰宋災樂喜為
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
陳畚揭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
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隄正納郊保奔
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戍討左亦如之使

樂造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
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徹宮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
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
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
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
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

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夏季孫宿如晉

正傳曰書季孫宿如晉志邦交之禮也左氏曰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報聘者禮也禮尚往來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正傳曰姜氏穆姜成公母也書辛酉夫人姜氏薨志國母之大故也左氏曰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

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元體之長也亨嘉之
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
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
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
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人
不可謂利棄位而姦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
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
弗得出矣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正傳曰穆姜氏諡書葬我小君穆姜謹國母之大事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正傳曰戲鄭地書公會諸侯伐鄭罪從夷也同盟于戲善歸正也左氏曰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郈從荀罃士句門于鄆門衛北宮括曹

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廩
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郕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
師于汜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糗糧歸老幼居疾于
虎牢肆青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
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知曰
許之盟而還師以敵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
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
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

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
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
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
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
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
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
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
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

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愚謂觀此則鄭有罪而伐之既服而盟釋之與窮兵黷武者異矣亦聖人之所與也故書之胡氏曰夫善爲

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楚子伐鄭

正傳曰書楚子伐鄭志憤怒之兵也鄭與晉平故楚憤其二心而伐之夫鄭一懷二心於兩大國之間而干戈相尋無已苟失其忠信國其能自立乎子展之

言驗矣左氏曰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
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
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
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
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
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
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愚謂君子盡其在我者
耳夫信在我見信不見信在人豈可以其要盟而背

之乎此鄭之棄信所以互見討於晉楚也不亡何待

春秋正傳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正傳卷二十六

明 湛若水 撰

襄公

靈王十年 晉悼十年齊靈十九年衛獻十四年蔡景二

九年 鄭簡三年曹成十五年陳哀六年杞

孝四年 宋平十三年秦景十四年

楚共二十八年 吳壽夢二十三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祖

正傳曰祖楚地書公會晉宋衛曹莒邾滕薛杞小邾

諸侯齊世子會吳子于祖志其會會之非也會中國以會吳子非禮也穀梁曰不以中國從夷狄是也夫中國之待吳子來則受之去則勿追可也今乃率中國諸侯而往會之其禮則卑矣冠雖敝不以加於足嚴其分也於此可以見中國之無人矣左氏曰春會于祖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夏四月戊午會于祖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正傳曰偃陽妘姓楚與國也遂者繼事之詞諸侯因會而遂滅偃陽也何以書見中國無興滅恤小之義也夫率中國諸侯以往會吳其義已卑矣又因而滅無罪之小國則彼吳蠻者見之何以服其心乎左氏曰晉荀偃士匄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

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臼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
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
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七日不克必
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臼帥卒攻偃陽親受矢
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
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
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
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

楚丘請以桑林荀瑩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
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晉侯有間以偁陽子歸獻于武宮愚謂以偁陽封向
戍向戍固辭不受是矣以與宋公宋公受之亦非福
也

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謹君之出入也所以始終乎是
會之非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正傳曰書楚鄭伐宋著從蠻陵夏之罪也左氏曰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庚午圍宋門于桐門愚謂是亦宋不能無致之之罪焉諸侯滅偃陽以與宋宋受之為不義矣此其所以召楚鄭之兵乎鄭初盟中國乃背中國以從荆蠻又助荆蠻以伐中國其罪在不救矣春秋書之深惡之之義見矣

晉師伐秦

正傳曰書晉師伐秦著報怨之師也左氏曰晉荀
瑩伐秦報其侵也愚謂晉不勝其怨憤之心勞師
相報以怨報怨何時已乎赤子糜爛何辜乎故春
秋罪之

狄莒人伐我東鄙

正傳曰書莒人伐我東鄙志警也左氏曰莒人間諸
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愚謂由是觀之莒人間諸
侯之有事而來伐以無警備故也書曰惟事事乃其

有備有備無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
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警而有備誰敢侮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正傳曰書十二諸侯伐鄭志討罪也鄭既與中國諸
侯盟背之以從楚又助楚以伐中國其罪不容誅矣
故十二諸侯往討之左氏曰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
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已酉師于牛首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正傳曰書盜殺鄭三卿志亂賊也左氏曰初子駟與
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
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為
田洹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馬故五族聚羣
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
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
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

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
 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做而出
 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
 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
 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驍帥
 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
 臣尉翩司齊奔宋愚謂書盜殺則罪人斯得矣然而
 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駢發輒皆大夫也不

良于政身死于盜不得其正矣聖人之取義將於是乎在程子乃以為不稱大夫失卿職也胡氏以為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為失陪貳之道故削其大夫則皆求義之過而失誅亂賊之指矣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正傳曰虎牢復曰鄭者鄭之舊封猶言宋彭城云爾也亦可以証前虎牢不言鄭者之無他義矣書戍鄭虎牢

楚救鄭譏之也罪諸侯之不能存鄭以棄之於楚也夫諸侯初城虎牢以徧鄭鄭懼而服則宜思既來則安之之義圖所以安存乎鄭可也鄭之復變而為楚豈得已哉以諸侯莫之救也既而變以從楚而楚能救之則楚反能存鄭矣中國諸侯能無愧乎春秋書此其意深矣左氏曰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

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耻也合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驍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瑩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

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公至自伐鄭

正傳曰書公至自伐鄭義見于前

靈王

十有一年

晉悼十一年齊靈二十年衛獻十五年
蔡景三十年鄭簡四年曹成十六年陳

哀七年杞孝五年宋平十四年秦景十

五年楚共二十九年吳壽夢二十四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正傳曰作者新其舊之義書作三軍志始變制也變

公家之制而為三家也而三家不臣之罪見矣左氏

曰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
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
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
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
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
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愚按
左傳季武子之為三軍各征其軍則是分三軍入三
家私門張而公室亡矣胡氏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
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
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
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
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
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
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
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

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三家各有其一
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
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
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
定公無政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
宜鑒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正傳曰書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則三非禮可

見矣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愚謂古者
至日而郊四月四陽之月是謂不時一非禮也古者
郊以至日而不卜卜而且至四馬二非禮也禮天子
之祭乃郊天而魯以諸侯僭之三非禮也亦因書而
見矣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正傳曰書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著說道之兵也左
氏曰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

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
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
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
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
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
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
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
子展侵宋愚謂觀此則鄭之侵宋非誠侵宋也侵宋

以致諸侯之師而聽命焉以告楚楚師至而與之盟
是得免於二國也是之謂詭道之兵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正傳曰書公會諸侯伐鄭著討叛之師也鄭叛盟從
楚又以侵宋負罪於中國矣故又會伐之左氏曰四
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
東門其莫晉荀瑩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

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
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正傳曰書同盟于亳城北善同好也春秋之義莫不
善於戰莫善於同好故書之左氏曰鄭人懼乃行成
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
敝而無成能無二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蓋年
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

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
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
踣其國家程子曰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云
同見其反覆愚謂聖人之心如天地物各付物不追
既往不逆將來即事即時因其同而書同與其進也
不保其往也安得因其後之反覆而遽書同以見之
哉

公至自伐鄭

正傳曰書公至自伐鄭謹君之出入也穀梁曰不以會至盟後復伐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

正傳曰書楚子鄭伯伐宋繼于盟亳之後明失信義也左氏曰楚子囊之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胡氏曰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叛又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

後與之也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殛之
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
噫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正傳曰蕭魚鄭地何以兩書善之也先書諸侯伐鄭
繼書會于蕭魚則伐而服之然後與之會春秋與人
遷善之意見矣左氏曰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

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
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
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
侯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
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
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三人皆鄭
樂師廣車軼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
肆及其鋪磬女樂二八愚謂始伐其犯中國鄭服而

即與之會盟與人遷善之意則善矣然而晉受其賂
焉而欲鄭之心服得乎程氏謂會于蕭魚鄭又服而
請會是也又謂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非也晉悼公
猶與之會而不疑豈有既書與之會而又去其鄭字
以見其不可信耶胡氏曰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
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侯禁侵掠遣叔肸告于
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
感人也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

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
越是矣

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謹君之出入也於是乎有反面
飲至書勞之禮焉穀梁曰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至得
鄭伯之辭也愚謂書至舍伐言會者重會也重服鄭
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正傳曰書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罪忿暴也左氏曰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奐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愚謂鄭使行人告服晉言不得已之故是鄭舒誠於楚也鄭爲無罪矣楚乃不勝其憤怒之心而遷怒於行人行人又何罪焉此楚之所以終爲夷也

冬秦人伐晉

正傳曰書秦人伐晉無名之師也左氏曰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按高氏曰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於是爲楚伐晉報去年之役則晉未嘗有罪可聲秦特爲楚之故伐之耳是謂無名之兵也故春秋惡之

靈王十一年 十有二年

晉悼十二年 齊靈二十一年 衛獻十六年 蔡景二十一年 鄭簡五年 曹成

十七年陳哀八年杞孝六年宋平十五年秦景十六年楚共三十年吳壽夢二十五年卒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正傳曰台魯邑名琅邪費縣書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志國警也夫莒小國而屢犯大國者豈非魯君徒從事於外而不暇自治故乘間而伐以圍之耶記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又曰及是時明其政刑誰敢侮之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郕

正傳曰鄆莒邑名書季孫宿帥師救台著正也書遂入鄆著非正也夫救台者承君命而禦侮也故於義爲正因救台而入鄆者非君命遂已私也故於義爲不正據事而書褒貶之義見矣左氏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爲公盤穀梁曰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胡氏曰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爲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守而專行

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爲也昭公遂定無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正傳曰書晉侯使士魴來聘志邦交之禮也左氏曰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愚謂據此則士魴之來且聘且拜師晉悼公於是乎得睦隣之禮矣故春秋書以表之

秋九月吳子乘卒

正傳曰書吳子乘卒來赴故也左氏曰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正傳曰書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則捐夏之罪自見矣左氏曰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以報晉之取鄭也愚謂楚之伐宋既無可名之罪特以報

晉而遷怒於宋耳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其楚之謂乎

公如晉

正傳曰書公如晉見如之過禮也左氏曰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趙氏曰大國使聘即須自往拜之是公無寧歲也而左氏言禮也一何謬乎愚謂禮貴得中欲其稱而已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若使大夫往拜焉則往來相答無不稱矣

靈王十

二年

十有三年

晉悼十三年齊靈二十二年衛獻十七年蔡景三十二年鄭簡六年曹成

十八年陳哀九年杞孝七年宋平十六年秦景十七年楚共三十一年卒吳諸樊過元年

春公至自晉

正傳曰書公至自晉謹君之出入也左氏曰孟獻子

書勞于廟禮也愚謂書至則有告廟飲至書勞之禮

焉

夏取邾

正傳曰邾小國在任城縣書夏取邾著貪兵也左氏

曰夏邦亂分爲三師救邦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
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愚謂言易言用大師言弗地
皆義例之蔽也取者以爲已有也故春秋非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正傳曰書楚子審卒來赴故也左氏曰楚子疾告大
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
師保之教訓而膺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
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

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寃宥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禩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

冬城防

正傳曰周之冬夏八九十月也防魯邑名書冬城防

左氏曰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滅武仲請俟畢農事
禮也愚謂早者冬早夏八月也適農獲之時故武仲
請俟畢農事則周之十二月夏時之十月也於是爲
得時矣得時而亦書者凡無故而興作皆非聖人之
所善也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此聖人之意也

靈王十

十有四年

晉悼十四年齊靈二十三年衛獻十
八年蔡景三十三年鄭簡七年曹成

十九年陳哀十年杞孝八年宋平十七年

秦景十八年楚康王昭元年吳諸樊二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
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正傳曰向在鄭地吳來在向諸侯會之也書諸侯會
吳于向善其與吳之歸華而拒楚之強橫也詩曰戎
狄是膺荆舒是懲攘楚人尊王國聖人與物同體之
心非有所外也蓋抑陰而扶陽去邪而與正禦寇賊
而崇禮義此聖人之心也左氏曰春吳告敗于晉會
于向爲吳謀楚故也吳與楚皆蠻地吳能慕中國而

來歸見敗於楚則因其來而會之以謀楚焉蓋取其
用夏變蠻而與之攘之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正傳曰書曰有食之志天變也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
蕞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正傳曰書會諸侯之師伐秦著憤怒之兵也左氏曰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

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
孫穆子穆子賦苑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
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
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
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
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
鷄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
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

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命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耻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耻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臼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也向

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

正傳曰書衛侯出奔齊則自奔者與奔君者之罪人
斯著矣左氏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
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
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
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
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

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
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
遂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
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
遂行從近闕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
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鄆使子行
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
阿澤鄆人執之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

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
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鄉以爲師
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中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
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厚孫
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太叔儀以守
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
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衛人立公孫剽孫
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

言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愚謂此實傳也以孫林父甯殖逐其君而使之奔齊則其罪不容誅矣以定姜之言觀之則衛侯負此三罪而奔乃其所自取棄封守捐社稷宗廟而不顧其罪豈小哉故春秋書衛侯奔齊則自奔者與奔君者之罪見矣左氏

曰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
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又曰師曠侍於晉侯晉侯
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
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
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
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
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
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

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愚謂觀此二傳則衛國君臣之罪均矣然則有君如衛行爲之臣者奈何語曰君有過三諫而不聽則易位爲貴戚之卿上告于天子下告于連帥而易之可也逐之不可也

莒人侵我東鄙

正傳曰書莒人侵我東鄙志警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正傳曰書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志憤怒之兵也楚既不得志於中國故發憤於吳左氏曰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帥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傲吳人自卑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愚謂觀此則凡無故而逞其憤怒以兵加人者未有不自敗者也故兵以守爲常勝而應敵之師次之

冬季孫宿會晉士芍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邾人于戚

正傳曰書季孫宿會諸侯之大夫于戚則會之善否
可考見矣左氏曰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
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
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悔之亂
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
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

始貳愚按此則戚之會爲謀定衛也衛之卿大夫不勝其君之惡諫之而不聽不以告于天子而請易之既逐其君而擅立焉又謀定之又不謀于列國之君而謀于列國之臣是君之易置在臣掌握中矣春秋特書其會使人求其故而知其取義之深意也

靈王十

四年 十有五年

晉悼十五年卒齊靈二十四年衛獻十九年瑒公剽元年蔡景三十四年

鄭簡八年曹成二十年陳哀十一年杞孝九年宋平十八年秦景十九年楚康二年吳諸樊三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正傳曰書來聘而及盟志非禮也聘者邦交修睦之道也盟者要質鬼神未信之事也夫信而後行聘向成既來聘而又與之盟而結信焉烏在其爲聘哉故曰非禮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正傳曰劉夏胡氏以爲天子之士書劉夏逆王后于齊志非禮也左氏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禮逆后以卿而公監之故無使士之禮

使士則輕天下之母而瀆宗廟之主矣故來報而史
書之聖人存之而非禮見矣公羊謂外逆女不書此
何以書過我也愚謂非也王者無外逆天下之母必
在布告豈得以過我而志之哉劉夏不言使者史畧
之而義自具矣胡氏謂不與天子之使夏也則鑿之
甚矣胡氏曰昏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
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
則何使卿往逆公盥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

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
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書愚謂逆王后天下之母
昏禮人道之始豈得謂常事不書乎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正傳曰成遇皆魯地書齊圍成公救成至遇志禦侮
之師也公羊曰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愚謂至遇而
不進以不戰爲功亦春秋之所善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正傳曰郛者城之外城書城成郛志非時也左氏曰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愚謂據左氏則魯之城成爲禦齊之故耳而遽以大衆作於農務之時則惑甚矣故春秋書之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正傳曰書日有食之志天變也

邾人伐我南鄙

正傳曰書邾人伐我南鄙志警也左氏曰秋邾人伐

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
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正傳曰書晉侯周卒志盟主之大故也於是諸侯有
奔喪弔葬之禮焉故書之左氏曰鄭公孫夏如晉奔
喪子嶠送葬

靈王十
五年 十有六年 晉平公彪元年齊靈二十五年衛獻
二十年殤二年蔡景三十五年鄭簡

九年曹成二十一年陳哀十二年杞孝十年宋
平十九年秦景二十年楚康三年吳諸樊四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正傳曰書葬晉悼公志盟主之大事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正傳曰書三月公與諸侯會戊寅大夫盟聖人喜懼之情見矣喜者喜其會曰將討罪乎懼者大夫盟征伐之權將下移也夫公與諸侯會若無所事而使大夫盟則君若贊旒於上而臣執大權於下此聖人喜

懼之情而春秋所以作也左氏曰晉侯與諸侯宴于
温使諸大夫舜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
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
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
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高氏曰爲討邾莒也邾莒連
伐魯魯使告于晉悼公將爲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
公即位遂成父志愚謂參以二傳觀之則此盟蓋爲
同討不庭而所謂不庭者邾莒耳然此征伐之事天

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征伐者天子之事也一
變而自諸侯出再變而自大夫出故此書諸侯會大
夫盟則見世道之大變也公羊曰諸侯皆在是其言大
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
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穀梁曰
溴梁之會諸侯失政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政在大
夫也○胡氏曰牡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
孫教師師及諸侯之大夫救齊雞澤之會諸侯既盟

而陳侯使袁僑盟今溴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爲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况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贊

疏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苟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正傳曰書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著詭謀討罪之非其所也夫莒邾之罪可討而會盟非討罪之所也左氏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愚謂莒邾數加侵魯以小犯大而又貳齊楚誠為有罪晉為霸主宜告于天子聲罪致討可也於是來會盟而許之乃又執之於盟會又以歸焉刑政紊矣其可乎故春秋非之

齊侯伐我北鄙

正傳曰何以書志警也

夏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謹君之出入也

五月甲子地震

正傳曰書地震志變異也地道主靜其常也而震動
焉則反常矣反常爲變爲臣下荆蠻小人弄權干正
陵犯之象故春秋志之示警戒也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正傳曰書叔老會鄭伯諸侯之師伐許討背約也左
氏曰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
歸諸侯鄭子驍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

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榘林庚寅伐許次于孟氏晉荀偃禦廩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愚謂許請遷于晉蓋欲從晉以背楚棄夷狄以歸中國其約善矣乃爲諸大夫所不可以背約焉故晉與諸侯之師伐之討其貳約也其道於諸侯爲直於許爲曲矣先鄭伯者許氏以爲臣不可過君是也

左氏以爲爲夷者非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正傳曰書齊侯伐我北鄙圍郕甚齊擅興背義之罪也左氏曰秋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愚謂齊屢伐魯今再圍郕蓋與楚故伐魯致晉而與之戰其惡甚矣故春秋惡之

大雩

正傳曰秋書大雩後時非禮也非禮之中又見其非禮焉也

冬叔孫豹如晉

正傳曰書叔孫豹如晉著其如之非也左氏曰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

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
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苟在此敢
使魯無鳩乎愚謂魯國之君臣苟能明其政刑使其
德威足以懾服敵人之氣誰敢侮之惟其政在三家
而君道不立齊人得以乘間而屢侮之乃汲汲於援
晉以報怨抑亦末矣

靈王十

十有七年

晉平二年齊靈二十六年衛獻二十
一年殤三年蔡景三十六年鄭簡十

年曹成二十二年陳哀十三年杞孝十一年宋平
二十年秦景二十一年楚康四年吳諸樊五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正傳曰邜邾子名書卒以其來赴也

宋人伐陳

正傳曰書宋人伐陳則擅興之罪自見矣左氏曰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高氏曰七年鄆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會而楚鄭連年侵宋宋於是請於晉而伐之愚謂據此則陳自逃歸不與中國盟會誠爲有罪然不以告于天子而伐之則春秋所

惡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正傳曰書衛石買帥師伐曹著憤怒之兵也左氏曰
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
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
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愚謂此
本傳也據此則孫蒯越境田獵取辱於重丘之人此
私怨之微事非有國家之大計遂附重臣興大衆伐

曹取其地是又遷怒於曹君而負罪於天下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正傳曰書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

鄙圍防志警也而齊君臣之暴兵可見矣左氏曰齊

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

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鄆叔紇臧

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

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

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棧
抉其傷而死愚謂齊魯婚姻舊好之國也齊屢加侵
伐於魯以未得志而其君臣至是乃交加兵馬貪暴
爲甚故春秋直書之而其罪自見矣

九月大雩

正傳曰書九月大雩譏非時也而失禮自見矣餘見
于前

宋華臣出奔陳

正傳曰書宋華臣出奔陳譏逸賊也左氏曰宋華閱
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
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
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壁宋公聞之
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
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乃
舍之左師爲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
午國人逐瘕狗瘕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

遂奔陳。愚按：華閱，臯比之父也。華閱卒，而臯比弱。華
臣使賊殺其宰華吳，殘宗室，以亂宋政，擅殺無君，其
罪大矣。宋公知其罪，欲逐之，聽左師之言而不果，乃
至爲國人所逐，而奔陳。宋之刑政乖矣。聖人書之以
罪宋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正傳曰：書邾人伐我南鄙，志警也。左氏曰：爲齊故也。
然則邾以小國黨齊之強，以犯大國，其得罪於王法

不待貶而自見矣

靈王十

十有八年

晉平三年齊靈二十七年衛獻二十二年

七年

魯成二十三年陳哀十四年杞孝十二年宋平

二十一年秦景二十二年楚康五年吳諸樊六年

春白狄來

正傳曰來者來朝也不言朝者史臣以其夷狄畧之也而朝之義已具公羊以爲不能朝誤矣史稱越裳氏重譯而來朝何謂乎書白狄來謹遠人之至也王國之御遠人也於其歸義而來則受之於其背義而

去則勿追不必其來朝亦不必其來朝書稱四夷
來王有苗格春秋之書白狄來其義一也胡氏據劉
敞不與其朝之說則非聖人不棄物之心矣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正傳曰書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罪非義也左氏曰夏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
也愚謂孫蒯不勝其重丘之私憤與石買帥師伐曹
輕動大衆以糜爛其民其罪可誅矣晉爲盟主不能

告於天王聲其罪以伐之乃執之於行人又不以歸
之京師則刑政失矣可得爲義舉乎故春秋直書之
而其罪自見

秋齊師伐我北鄙

正傳曰書齊師伐我北鄙志警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正傳曰書公會諸侯同圍齊善其同罪齊也左氏曰

秋齊侯伐我北鄙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
玉二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
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
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
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
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風沙衛曰
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
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

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
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
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
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
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
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
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
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

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
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
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
皆矜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
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樂
盈以下軍克邾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
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
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櫛以爲公琴己亥焚

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
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
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邾索太
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
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
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愚謂齊
以背盟棄好屢加侵伐于魯負不義之罪於天下天
下諸侯同心惡之故春秋書同圍言共棄之也程子

曰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是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正傳曰負芻曹伯名書曹伯負芻卒志與國之大故也而其平生之大惡人可以考而知矣穀梁以為閔之非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正傳曰午字子庚書公子午帥師伐鄭著不義之師也左氏曰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

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
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
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
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嘆曰君王
其謂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
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
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
子驕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辰子西守二子

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
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步潁次于旃然薦子馮公
子格帥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
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
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
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
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
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愚謂楚為子孔

去諸大夫叛晉而請楚伐鄭固已負不義之罪矣春
秋書之而其竊取之義自見也



春秋正傳卷二十六